

##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圖書館剪輯資料

分類 排球 來源 民生報 日期 780331 版面 四版

## 兵敗漢城 9

有版權 禁轉載  
作者 趙瑜女排輸了，我是有責任的！  
贏了，也不是我一人的功勞

「八六年底，我來北京接了女排，就是這個隊。上任時宣傳得很厲害，誰也不想讓女排掉下去。我深感責任重大。孩子呢，實在不能帶在身邊，在海淀區有個三姨，大家都關心中國女排，就讓他三姨帶著。到了生地方，他不習慣，媽沒了，就想爸爸。唉，他還小哇！你說，1978年生的孩子，剛七八歲，一個人從海峽區就跑到崇文區，倒好幾次車。到了體育館路，到處找爸爸！……找著我，孩子就是個哭啊，哭得小淚人兒似的。唉，我一想起來就睡不著覺。……我能說什麼？我只能告訴你，誰讓你跑這兒來？爸爸有任務，爸爸不能照顧你，要聽三姨的話，要做個好孩子！我讓他回，他不回，我跟他說，這是國家隊，不是甘肅河北！……也不知道他聽懂了沒有，直個勁兒地點頭……，抹抹淚回去了。唉，好孩子，後來跟他三姨處得挺好……」

「帶上女排，什麼都放下不管嘍。哪個教練不想出成績？家裡以前那點東西，全不要了，鎖在石家莊，一樓比較潮溼，東西全霉爛了，爛就爛唄，只要女排能保住。……再過個把月，就兩年啦！……我幹了這些日子，成績是不突出，但我是下功夫幹啦……」

我並不想借此搞到什麼秘聞，我什麼都不想問，我只是想，我們應當理解他，理解人，理解一切人！接下來，我談到咱們過去把體育、把金牌、把女

排看得太重，偏離了體育的本質，他極有感慨地說：「是啞！過去把這些東西誇大到可怕的程度，人從那個高處一下子落下來，女排完全成了英雄。有些中學生來了信，說我什麼也不幹，就是要當女排隊員，跟家裡大人又哭又鬧，非要當女排隊員不可。我心裡頭難受，一一回信，說現在你們還是要學習知識，女排隊員都是選拔上來的，要通過漫長的訓練，不跟她們解釋一下，怕她們傷心。這次女排輸了，也不知道她們接受了接受了……」

「唉，你說這玩意兒也真沒治，跟秘魯那場球，你看啦？最後一局，就那一個球，是咱們撈追上來的，可就是沒拿下來！有的來信問我為什麼不換人？你想，我們是從低比分追上來的，本來是打順了，怎麼要換人？真是換也不對，不換也不對。唉，就那一分，幾次得到發球權，就是拿不下來。一球之差，黑白顛倒哇！向秘魯那一分拿下的話，就在決賽中對日本而不是對蘇聯，結果就會大變樣！一球之差，倒轉乾坤啊！跟日本打，咱們能拿下來。」

「當然，現在我什麼也不能說，球輸了。我只能說我是有責任的，我有責任。現在要去香港，還沒有做總結。往後可能要換掉我，這沒關係，只要女排能打上去，我早就說過我是過渡的。其實，贏了也不是我一人的功勞，贏了也不會把功勞記在我

的帳上，我早就說了，過渡。輸了是我的。」

我忽然想起有的報上講，當女排慘敗之後，記者當即採訪袁偉民時，袁說：「女排跟我沒關係，找李耀先去！」於是我便說：「袁指導說這樣的話，可見他心情也不好。」

「噢，當然他也著急生氣。他是很關心女排的，戰前作動員，做思想工作，一直都抓得很緊。他如果講跟女排沒關係，那恐怕也是氣話。隊員們訓練質量不高，我要負主要責任，平時的鬆懈必然反映在賽場上。不過，說句老實話，隊員們這次打比賽心態不夠正常，各界的評論也是有道理的。這次賽完以後，老隊員都要退役，都存在著一個出路和安排問題，所以，腦子不全在球兒上，我們的運動員出路問題早就是個大難題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可是這樣一來，在場上的心態就不能淨化，這邊打比賽，心裡早想到後事上去了！就像你作品裡說的，的確有一個體制上的問題。」我說：「其實在平時訓練的時候，這個問題就反映出來了。」

「是啊！」他感嘆道，「太難啦，你碰不得啊！咱說句心裡話，哪個教練不想實現自己的一套東西？難道我們就真的沒有自己的想法？你能實現得了嗎？……唔，不說啦，伙計，今兒是我從漢城回來頭一回說這麼多，你可別給我亂插嘴。反正現在我主要說一句話，女排輸了，我是有責任的。」

